

羚峽文丛·散文卷

历史并不遥远

丘均◎著

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

历史并不遥远

丘均◎著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并不遥远/丘均著. —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
2008.10

(羚峡文丛·散文卷)

ISBN 978 - 7 - 81120 - 491 - 9

I. 历… II. 丘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7307 号

历史并不遥远

作 者: 丘 均

责任编辑: 胡开祥

封面设计: 刘宏达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

印 刷: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版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 册

定 价: 95.00 元 (共 5 册) 本册定价: 15.00 元

ISBN 978 - 7 - 81120 - 491 - 9

责任校对: 叶 慧

邮 编: 515063

电 话: 0754 - 2903126

印 张: 45

字 数: 1008 千字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地址/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邮编: 510075

电话/020 - 37613848 传真/020 - 3763705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序《历史并不遥远》

与丘均同志结识于80年代，此后交往不绝，友谊已历二十多个春秋。在我心目中，老丘是个真诚而勤奋的老实人。对文学的执着，锲而不舍，使他在文学园地里收获累累。作为老朋友，他嘱我为他作序的著作，已记不清有多少部了。

老丘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，年纪轻轻，便已在农村摸、爬、滚、打。从土改作队员开始，他做过公社书记、副县长、地委宣传部长……几十年在农村工作岗位上磨练出一副熟练身手，也因而养成那种为成长于基层的干部所特有的直率、爽朗、朴实。坐言起行的明快性格。从他的作品里，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他自己曾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

故土，竟是何等深情；对那里的的一草一木，和人情世态，又是何其稔熟。在读过老丘众多作品之余，我之所感，可以浓缩为这样的两句话：老丘是属于那里的山山水水的！老丘是属于那里的平头百姓的！

《历史并不遥远》是老丘为自己的旧作新编的一个集子，内容自然还离不开他热爱的故土。集子中的首篇《惶惶岁月》，以一位老战友回忆旧事的形式，叙述当年“大跃进”的荒唐造成了全民缺粮的悲剧之余，农村又来了一次“反瞒产运动”。那时候，广大农村已陷于饥荒，许多社队连谷种都拿来充饥了，而“上头”还认为农民把大量粮产藏匿起来“装穷”，于是以铁腕大反“瞒产”，迫令饥肠辘辘的农民把根本不存在的“粮产”交出来。执行“反瞒产”的明知被指瞒产者已根本无产可瞒，但又因“上头”层层加压，职责所在，不得不煞有介事，兴师动众，大反“瞒产”，于是你诬我，我诬你，却又彼此心知肚明，演出一出出隐含着悲情的滑稽剧。《惶惶岁月》所述，便是“反瞒产运动”中的典型故事，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笑话和闹剧了。

然而在当年，那都是农村到处可见可闻的寻常事。回眸荒唐时日，重谈怪诞旧事，纯然不是为了将昔时丑事示众于今日聊博一笑，而是以混浊反衬清明，因揖别了如此惶惶岁月而欣幸，是对眼前现实无声的礼赞。集子中的《满目青山分外娇》，是作者当年参与郁南县大办社队林场的回忆文字。事隔多年，当年种下的幼苗，如今已蔚然成林，满目青山，郁郁葱葱，这当然会使培育者无限欣慰。作者在文中记叙了当年造林的情景和经历，字里行间流露着自己对那满目青山的款款深情。《历史并不遥远》，也是以自述形式为之的，明白如话，以极为朴素、生动的文笔叙述了一位女生产队长的成长历程，充满生活气息。此外，集子还收进了作者所写的一篇粟裕大将当年巡视肇庆时的纪事，两篇有关禅宗六祖的文章，还有几篇为明确肇庆方位而写的商榷文字。

《历史并不遥远》并不纯然是回忆录，也并不纯然是议论文，集子的形式无从归类，然而内容都无不与作者倾情热爱，并为之献出青春，献尽棉力的一方水土有关。在这里，

老丘写了人，记了事，也流露了自己对故土的一片丹心。

为这个集子的出版写下这些琐言碎语，
并聊以为序。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| 1 |
| 惶惶岁月 | 1 |
| 六祖“怀会止藏”轶事 | 18 |
| 禅宗六祖与隋唐佛教的中国化 | 26 |
| 缘何不能说“粤西” ——附录秋君“说东说西” | 44 |
| 粟裕将军巡视肇庆记事 | 48 |
| 满目青山分外娇 ——郁南县大办社队林场回忆录 | 66 |
| 历史并不遥远 ——记女队长谢少英 | 106 |
| 抹不去的记忆（照片） | 134 |

惶 惶 岁 月

星期天，到罗春山同志家里聊天，说到五十年代在罗定县围底公社反瞒产的一些情况，觉得有点荒唐可笑，叫作“决无此理，却真有其事。”漫谈过去，不过是为了吸取教训，作为前车之鉴而已。

罗春山同志说：

1958年11月，赖少华把你调走以后，傅书记让我去接替你当围底公社书记，当时，我不干，傅书记横说竖说，非要我去不可。我不想去，主要是考虑到关于围底产量问题，县委既然不相信公社党委实报产量，还扣了“右倾”、“保守”、“否认大好形势”、“和县委不一条心”那么多帽子，我能弄清这些是非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何苦去自找苦吃，无故被戴上这些帽子呢？傅书记见我犹豫不

决，就半拉半哄地说：“过去的事，已经过去了，相信县委会实事求是解决的，如果是的话，也是与你无关。”

我到了围底，没几天问题暴露出来了。二百多个复退军人到公社请求，说公共饭堂已经断粮，要求公社解决粮食。他们问到公社副书记李耀辉。李耀辉当精仔，说：“我没权，粮食都掌握在第一书记罗春山手上。”复员军人责问我，我如实反映，公社没有机动粮，粮食多少，全在管理区。复员军人又去找李耀辉，李在华石打电话给我，以威胁口气说：“今天复员军人又找我来了，还声言要揍我。公社一定要帮助他们解决粮食问题，要不然，出了事，公社党委首先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。”

我问：“你说有粮食，你放在那里呀？”李耀辉说：“每个管理区都有种子，有早造种子，也有晚造种子，我主张救了人命再救秧，没秧插，县委可以……”这不是一种自杀政策的话吗？听到这些话，我立即冒火了：“要是你把种子都吃掉了，我们明年还插不插秧，不插秧，群众生活如何过？”我请李耀辉马上回公社碰头，解决粮食问题。李耀辉今

天到华石，明天去古范，你派人到古范找他，他又到了城围。让人摸魂不见影。找了几天才找到他。公社党委讨论了粮食问题，摊开粮食帐，作了匡算，又作了分析，二万多人，插下一万来亩水稻，亩产干谷三百来斤，每人不过二百八十斤左右，除了公余粮、种子、饲料，除了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将近三个月的敞开肚皮吃饱饭，到处吃饭不要钱，上山大炼钢铁，每个山头点火，四方八面冒烟，每人每月消费五、六十斤粮食，三个月花去将近二百斤，原本二百来斤粮食，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，大部分管理区的饭堂开始由三餐干饭改为三餐稀粥，眼下三餐稀粥也成了问题。公社党委委员都主张写报告给县委如实反映情况，说明围底已严重缺粮，请县委退回超购三十万斤余粮，退回公社给管理区安排生活。主张李耀辉和我一齐到县委请示，说明原来报告高产每亩一千斤，实际上是没有的。丘均书记所报产量亩产四百斤是实在的。因为李耀辉是当事人，他是积极虚报高产的主谋。由李耀辉到县委面前给予更正，使县委了解真实情况，从实际出发，同意解决粮食问题。党委委员大家都等待李耀辉表

态。李耀辉一口咬定：“粮食是有的，问题是瞒产。退一步说，没有瞒产，县委说形势大好，我们去检讨一千次，认错一万次，也是没有办法。要我去作替死鬼，去作右倾分子，开除我党籍我也不干。”李耀辉为了自己乌纱帽，置群众生死于不顾。每个党委委员都气愤到了极点。原副区长甘文康（公社化后是公社副书记）过后对我说：“罗书记，咱们走吧，已经没办法了，千斤亩产丘均书记不承认，如实报了四百斤亩产，人家县委不认帐，你来了，如实报的产量不算数，那些官僚主义者，只听李耀辉浮夸数字。你承认吧，群众要饿死，死了人，我们得去坐监，你不承认千斤亩产浮夸数字吧，说你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’，横也死，竖也死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你不走，我决定走了，党籍、官职、户口我都不不要了，我回广州老家当收买，捡破烂，也不在这里干了。”我和甘文康做思想工作，说：“这是暂时困难，李耀辉、赖少华之辈遮不了天，兔子尾巴长不了的，要相信党中央，相信毛主席，千万不能动摇呀！”由于官僚主义压迫、打击、诬陷，甘文康自甘堕落，离开了革命队伍，被宣布为可

耻的“逃兵”和“叛徒”，开除了党籍和逐出革命队伍。尽管甘文康同志擅自离开革命队伍，党纪是不容许的。但起因是谁呢？是赖少华、李耀辉，是官僚主义者。过了几个月，甘文康迫于无奈回来办理转移户口手续。我从实事求是出发，写了一张结论：“甘文康因为害怕困难，擅自离开革命队伍。现由围底公社转回原籍广州。”这样，才把户口转去广州，领取到粮食。

过后，得到县长杨树槐同志支持，退回超购粮三十万斤余粮，给围底公社安排生活。

问题又在退粮中发生了。赖少华等认为这是为丘均书记翻案，无形中否定了千斤亩产。在官僚主义的第一书记傅书记的共同策划下，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调查组到围底公社核实产量，开展反瞒产的斗争。第一批调查组员是余学彬、唐家裕、陈明洁等，查不下去。第二批是卢副主任、杨科长等。工作组下乡之前，上头来了电话找我，先是批评，后是指责，再后是要挟：“查出瞒产怎么办？”

我说：“查出来，全县开现场会议介绍经验。”

赖少华说：“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已经晚了。”

工作组到了公社，盛气凌人，如临大敌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平生不作亏心事，任凭风浪不足惊。

第三天，工作组从城围管理区打来了电话，扬言要找罗春山，我去接电话：“什么事？”我并没有放在心里似的问了一句。

杨科长：“让你知道一个惊人消息，经过两天动员，城围管理区，报出瞒产七十万斤稻谷。”我问：“你想怎么办？”杨科长：“这是爆炸新闻，立即召开生产队长会议，进行验收，并要介绍经验，全面推广，公社立即发通知，当天报到，当天开会。”

我叫办公室发通知，有人主张不发。我说：“怕吗？”好心的人说：“了解真相再发，免得被动。”我说：“中国人说话算数的，真的拿到了粮食，我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，变为瞒产头子，群众生活有得救了。检讨、批判、丢乌纱帽，我情愿自作自受，决不连累大家。”

上午九点，十二月的天气，寒风刺骨，人们集中在城围大祠堂，里里外外，坐满了

生产队长、管理区干部。工作组两批共三十多人，正在忙于布置现场，准备“亮相”。我到去一看，祠堂堆满谷子，打心里一颤，“那来这么多谷子呀，昨天还是空洞洞的。”杨科长和卢副主任看到我那尴尬的样子，得意地引我到原来谷仓作检查验收，所到之处，几乎所有仓库都放满一堆堆、一箩箩谷子，我没吭声，默默回到大祠堂来，和队长们靠坐在一起，伸手去烤烤火。我想：“这谷子哪里来的？”百思不解。有个队长愣愣瞪着我，暗示了一句：“你猜猜，‘外皮八面威风，内存私心一片。’打一字。猜中了人人平安，化险为夷。”我拿长篙挑了柴火，工作队紧张起采，管理区干部也紧张地看着我，杨科长正在调整扬声器，打算先发制人，公布清仓战绩。老实说，我根本不相信这是谷堆。拿起竹篙，捅到谷堆里，却刺也刺不进去，我索性拿起谷耙，狠命一耙，揭开一看，谷堆上层是早造谷种，第二层是二仁谷（瘪谷），第三层是禾秆，第四层是床板、谷箩。我问杨科长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人们都惊恐地站起来，当事人鸡飞狗走。生产队长有的骂鬼，有的骂菩萨，有的骂工作组。痛骂了

一顿，个个不欢而散。杨科长假惺惺说：“这是管理区干部搞的鬼，一定要查出来，狠狠处分他几个。”卢副主任说：“怎么搞的，我昨晚因为到各家各户发动报瞒产，我没参加这个现场，肯定工作组成员会知道的，不然，一个晚上怎么就搞出这个假现场出来？”我当时很气愤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要处分先处分你杨科长这班人。一不依靠公社党委，二不相信党支部领导，三不听贫下中农意见，找那么几个所谓‘积份’，弄虚作假，企图把公社打成瞒产的后台，烂掉了的党委。……”杨科长一脸没趣的迳自走了。工作组向县委赖少华，傅书记汇报之后，当天就撤走了。

过了两天，县委开广播大会，提出二十天拿下金银河水库干渠工程，围底和罗平公社竞赛。我们出动了所有公社干部，沿线去划地段，分任务，整个工程成万土石方。电话广播大会后，没有一个公社上阵，只有在我们公社与罗平公社接合部，见到罗平公社几十人在担土。我心想：这么下去，别说明年早造受益，三年也完不成。县委这么瞎指挥，已经没人听了，县委已经犯错误了，不从实际出发了，这么下去非饿死人不可。当

下公社党委决定，把队伍拉回到城围水库下游摆开阵线，打歼灭战。上游金银河水库干渠暂时不通水，只要城围水库干渠打通，能通到华石，全公社春耕用水就能解决了。党委一致通过这个办法，各管理区、各生产队长也一致拥护。上阵人数，将近一万人。十五天时间，全线通了水。县委派人来验收。一看上游地段，一点也没动工，不由分说，骂了起来，什么“本位主义”，什么“无组织无纪律”，什么“右倾保守”。我和袁明凯副书记说：“县委犯了官僚主义错误，工程不按实际出发，又不深入到工地检查，只有号召、布置，不了解下面情况。实际上，没有一个公社民工上工地，但县委一点也不知道，这样官僚主义，非犯错误不可。”因为这件事，赖少华（县委副书记）在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上，公开点名整我。赖少华坐在讲台上，臭口臭鼻骂起来：“你罗春山这小子，是粪坑里的铁钉，又臭又硬，自高自大，不把县委看在眼里，不执行县委反瞒产决定，自以为了不起，消极帐算得太多了，群众要报瞒产，你在泼冷水，拆工作组的台，连包片的刘老头书记（县委副书记刘玉珂）也不